

法国工人党的诞生

(新发现的九人书信集)

〔法〕埃米尔·鲍提若里 编辑
克洛德·维拉尔

133

法国工人党的诞生

(新发现的九人书信集)

〔法〕 埃米尔·鲍提若里 编辑
克洛德·维拉尔

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 翻译
杭州大学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La naissance du
Parti ouvrier français
réunie par Emile Bottigelli
présentée et annotée par Claude Willard
1981, Messidor/Editions sociales, Paris

根据法国社会出版社1981年版译出

2P16/17

法国工人党的诞生
(新发现的九人书信集)

〔法〕埃米尔·鲍提若里 编辑
克洛德·维拉尔

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 翻译
杭州大学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街石桥胡同8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7.25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152,000 册数：1—4,000
统一书号：11011·127 定价：1.10元

译者说明

法国工人党诞生于1879年，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较早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本书收集了法国工人党创建时期（1879—1882年）八位主要参加者的五十二封书信，以及革命导师恩格斯关于法国工人党问题致马克思和伯恩施坦的两封著名的信件。除恩格斯的信已在中译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载有、拉法格致盖得等人的十一封信曾在苏联《法国研究年刊》上刊登并已有中译文外，本书所有其他书信都系1981年才第一次在法国公开发表。它是研究法国工人党史的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

本书从盖得向马克思表示决心建立“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的第一封信起到杰维尔希望拉法格返回巴黎的最末一封信止，再现了法国工人党从马赛代表大会到圣亚田代表大会，从盖得派和“可能派”的统一到分裂的历史，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者与机会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从中也可看出工人党领导人在判断和策略上的演化，看到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存在的问题。通过这些书信，读者或许会对法国工人党内的派别斗争及其领导人作出新的、更符合实际的评价。

收入本书的十八封拉法格的信，在理论价值上尤为重要。虽然拉法格的信大多是草稿，正式发出的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作了修改，尚需进一步收集资料，加以研究，但这些

第一次为我们提供的原始资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拉法格作为法国工人党内第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重大作用。拉法格当时在法国提出的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工人阶级内部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的关系问题、反殖民主义斗争问题，以及政党、阶级、领袖的相互关系问题等，至今仍未失去它们的重要性，而且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书编者埃米尔·鲍提若里是法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专家，他收藏的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的通信，已分三集在我国翻译出版。《法国工人党的诞生》在鲍提若里生前已编好初稿，1975年12月鲍提若里去世后，该书就由他的好友、在中学和大学工作时的同事克洛德·维拉尔（现任巴黎第八大学历史教授）将原稿经过仔细整理后，交法国社会出版社于1981年11月正式出版。出版时，克洛德·维拉尔写了长篇引言，对五十四封信中的有关史实作了必要的注释，对八位书信作者一一作了介绍，这就为我们阅读和研究这本文献资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本书的翻译工作由杭州大学历史系法国史研究室和杭州大学政治系国际问题研究室合作进行，并推定沈鍊之和方光明两同志主持，担任总校和定稿工作；参加翻译工作的有沈鍊之、方光明、郑德弟、张忠其、沈坚、林涓六同志。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以及边鹏飞、戴成钧、楼均信等同志的热情鼓励和恳切帮助，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沈鍊之

方光明

1984年7月27日，于杭州大学

II

目 录

引言.....	克洛德·维拉尔..... I
---------	----------------

1 8 7 9 年

1. 茹尔·盖得致卡尔·马克思 (3月或4月)	37
2.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 (6月)	40
3.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6月9日)	44
4.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11月16日)	48
5.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 (11月29日)	51

1 8 8 0 年

6.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 (1月)	58
7.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 (1月底——2月初)	61
8.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2月10日)	66
9. 保尔·拉法格致贝努瓦·马隆 (4月底)	69
10. 贝努瓦·马隆致保尔·拉法格 (5月18日)	72
11.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 (5月23日)	81
12. 保尔·布鲁斯致保尔·拉法格 (7月14日)	82
13.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9月16日)	85
14. 保尔·拉法格致塞尔洛 (9月26日)	88
15.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9月26日)	91
16.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 (11月20日)	93

17.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2月14日)96
18. 保尔·拉法格致保尔·布鲁斯(年底)99

1 8 8 1 年

19.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4月14日)107
20. 茹尔·盖得和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4月)111
21. 保尔·布鲁斯致保尔·拉法格(4月18日)113
22. 保尔·拉法格致保尔·布鲁斯(4月)115
23. 保尔·布鲁斯致保尔·拉法格(4月24日)118
24. 保尔·拉法格致保尔·布鲁斯(4月底)122
25. 保尔·布鲁斯致保尔·拉法格(5月27日)129
26. 保尔·拉法格致保尔·布鲁斯(6月)133
27.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6月9日)137
28. 保尔·拉法格致茹尔·盖得(7月12日)144
29.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8月5日)150
30.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0月18日)153
31. 保尔·拉法格致《平等报》小组成员和致《无产者报》(10月21日)155
32. 保尔·拉法格致贝努瓦·马隆(10月底)160
33.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0月25日)162
34. 保尔·拉法格致霍赛·梅萨(10月26日)172
35.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1月6日)176
36. 贝努瓦·马隆致保尔·拉法格(11月)179
37. 保尔·拉法格致贝努瓦·马隆(11月)181

38. 保尔·拉法格致《平等报》小组的公民 们(11月30日)	184
39. 维克多·雅克拉尔致保尔·拉法格(12月 7日)	186
40.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12月)	187
41.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2月23日)	190
42.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12月29日)	192
43.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2月30日)	194

1 8 8 2 年

44.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月6日)	196
45.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1月中旬)	200
46.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致卡尔·马克思 (1月13日)	204
47.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1月17日)	206
48. 保尔·拉法格致联合会成员书(1月23日)	209
49.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1月28日)	212
50. 茹尔·盖得致保尔·拉法格(3月1日)	214
51. 霍赛·梅萨致保尔·拉法格(3月20日)	217
52. 加布里埃尔·杰维尔致保尔·拉法格 (3月23日)	219
53. 莱昂·卡梅卡斯致保尔·拉法格(3月 25日)	221
54. 加布里埃尔·杰维尔致保尔·拉法格 (3月27日)	222

引 言

一、未出版的书信

本书有两个不同来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它拥有莫斯科马列主义研究院拉法格档案的缩微胶卷^①；二是龙格-鲍提若里的收藏。更多的则来自后者。

马赛尔-沙尔·龙格是马克思的曾外孙，拥有十分丰富的书信收藏^②，但病魔缠身，对此无能为力，他把这些躺在顶楼上、已经积满灰尘、纸张发黄的信札交托给一位才华出众的德语学家埃米尔·鲍提若里。已出版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与保尔·拉法格、劳拉·拉法格通信集》（社会出版社，1956—1959，三卷本）就是从这些材料中编撰而成的。在鲍提若里去世后又出版了《卡尔·马克思的女儿们，未出版的书信》（阿尔邦·米歇尔出版社，1979年）。

被遗忘在历史角落里的埃·鲍提若里的生平是很值得介绍的。埃米尔·鲍提若里是裁缝的儿子。1910年出生于尚贝里。他很早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反法西斯斗争。1933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他在德国任外籍辅助教师时，就和德国反纳粹分子保持接触，并帮助他们中许多人去法国避难。1934年，他在奥地利任外籍辅助教师，参加了“红色维也纳”起义，遭到失败。同年，二十四岁的鲍提若里加入了共产党。党的伊夫里代表大会后（1934年6月），他坚定地走

上统一反法西斯力量的道路。1935年，他以国家授予的德语大中学校正式教师的身份，作为拉弗莱什陆军子弟学校教员服完了一部分军役。在那里，他和共产主义哲学家穆冉稍有不和……1937年，他被任命为马赛公立中学教师，1939年被动员入伍，1940年脱逃，重新回到马赛从事他的教学工作和反法西斯斗争。他作为抵抗战士，担负了两方面的任务：保护和帮助在法国避难的德国反法西斯主义者；通过和阿拉贡、保尔·巴雷等保持联系，积极参加“民族阵线”的知识分子委员会。甚至在马赛解放以前，1944年8月初，鲍提若里和一小部分同志就在旧港占据了一些地方，出版《马赛曲报》，由他担任主编。^③在盟军占领的德国领导了短短一年的出版工作后，埃米尔·鲍提若里定居巴黎，重操教学旧业^④。尤其是他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花费在建立（或重建）社会出版社的十分丰富的理论著作宝库，翻译和介绍^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960年后，鲍提若里愈加成为研究者。他把《一八四四年手稿》（社会出版社，1962年）交我们使用。这部著作表明了马克思的思想是逐渐发展的。1967年，他以《科学社会主义的萌芽》为题发表了一部关于1848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优秀通俗著作。1964年，他被任命为农泰尔大学讲师。1969年他出色地通过了国家论文（关于马克思研究）的答辩。1971年被选为尼斯大校副教授。1975年12月，在他刚被任命为教授时，一次新的心脏病发作，猝然夺去了他的生命。

文字辨认工作——通常是极难的——已由马赛尔-鲍提若里^⑥基本完成了。还有少量的仍然无法辨认。我们尽可能

忠于原文，甚至连有些被删削的字和句子也印出来——这些被删的字、句很多，尤其在拉法格的信稿里，我们甚至还保留了语法错误和拼写错误。梅萨尽管精通法语，但一些不正确的用法仍被疏忽了，而拉法格至少在他的草稿里似乎略微弄混了连我们今天也能看出来的虚拟式的未完成过去时、过去分词配合规则和标音符号。

这里发表的信件并不全。也许有一天，阿姆斯特丹国际研究院会出版它收藏的丰富的关于盖得的原始资料。

拉法格的草稿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信是否随后都寄出了？如果寄出了，它们又怎样作了修改？作为突出的例子，我们复制了一件未完成的草稿和盖得收到的信（至少同孔佩尔、莫雷尔的复制品一样）。文笔和细节都有修改^⑦，某些段落被删除了。

这本书信集提供了有关工人党诞生的新材料。它使人们有可能重新评价某些人物，如拉法格（在伦敦爱扮演心腹谋士的角色）、梅萨还有马隆的作用。通过此书，人们可以在迷宫中了解到初生的工人党内部理论的、政治的和个人之间的纷争，人们可以更好地廓清这些社会主义开拓者的心理（我一直记得一时灰心丧气的盖得在1882年1月写的那封十分感人的信），以及他们的判断和策略的演化——有时演化的过程是一目了然的。人们在书中到处可以发现有关从国际工人协会诞生起至1880年初对欧洲社会主义的辛辣批评（尤其是恩格斯的）、评价和情报。

一个世纪过去了。改良和革命的辩证关系问题；阶级的联盟问题（特别是工人和知识分子间）；一个想要革命的政

党的性质、作用、宣传、行动和干部的问题；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斗争中市镇的重要性问题；外籍工人的问题；反殖民主义的斗争问题，这一切重大的现实问题，在1879——1882年法国的时空条件里已提出来了。

二、工人党的诞生

〔工人运动的骤然退潮〕

军事法庭成了时髦，

满街鲜血流淌。

是的，但……

它正在动摇，

这些坏蛋必将被扫光。

当所有穷人开始复仇的怒吼！

这首写于1871年6月的歌题目叫做《流血周》。^⑧当时至少有二万人被杀，三万四千人被捕。死的、被监禁的、流亡的超过十万，相当于巴黎男性工人的四分之一！

血流成河，谩骂和诽谤滔滔不绝。在这光荣榜上，有《弗拉卡斯上尉》的作者泰奥菲尔·戈蒂埃这样一位假好汉，他叫嚷着：“那边设立了苦役犯监狱和疯人院，那些野蛮人鼻子穿着铁圈、身子涂成红色，在社会冒烟的废墟上，持着从失败者身上割下的带发头皮跳舞。”

在铁蹄统治下，戒严状态一直维持到1876年4月4日。1872年3月14日反对第一国际的杜福尔法禁止一切主张改变社会的宣传。武装的军队，横行的司法机关无情地镇压罢工和第一国际在外省重建法国支部的企图。

梯也尔得意扬扬地宣称说：“人们再也不谈论社会主义了，干得好，我们已经摆脱了社会主义。”

〔尚待破晓〕

流亡者是几粒撒在异国他乡的火星。1874年，布朗基主义者从伦敦发出《致公社社员宣言》，在瑞士，盖得、布鲁斯和马隆一段时间和巴枯宁主义暗送秋波。《国际歌》的作者鲍狄埃，避难于英国、然后到美国，超脱于他们的纠纷之外，歌唱着他们共同的希望：

她倒下去了，
面对沙斯波枪和霰弹炮的扫射。
她红旗裹着，
被抛到粘土地里。
那一伙肥头大耳的屠夫们，
自信不可一世。
尼古拉啊，尽管这样，
公社并没有死亡。

甚至在法国，工人运动重新兴起。1872年起，有几次罢工。合作社、互助会、工人俱乐部、工会组织在各处出现，这些组织处在当局严密的监督之下，有时昙花一现，但是，正象英国二十五年以前宪章运动失败后那样，工人的精力被引上工联主义的道路，法国的工联主义是激进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混合物——“巴尔贝勒主义”。新闻记者巴尔贝勒否定一切暴力（当然包括街垒战，而且还包括罢工），鼓吹阶级合作，主张用协会、合作社、共和国解决社会问题。

〔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和苏夫雷咖啡馆的年青知识分子〕

1876年10月2日至10日，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在巴黎举行。巴黎市中心的旧手工行业占了强大的优势。大会始终处在激进主义和蒲鲁东主义影响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报刊由于它的“明智”而向它表示祝贺。

然而，尽管这次大会如此畏首畏尾，它作为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会议（三百五十名代表出席）标志着巴黎公社五年后工人运动的正式复兴。这次运动为了保障某些自治权利，甚至考虑了“工人候选人”，但它并非为了夺取政权，而是为了使人体察工人们的苦衷。

会上至少有一个人没有受惑，那就是盖得。在他回到法国（1876年9月）撰写的第一篇文章里既指出了这次代表大会的重要性，又指出了它的局限性。就是这个盖得赋予在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苏夫雷咖啡馆集会的知识分子俱乐部（著名的有杰维尔，马萨尔，马鲁克）以热情和活力。就是这个盖得，特别在西班牙人梅萨和德国人希尔施的影响下，逐步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和里昂代表大会〕

盖得和他苏夫雷咖啡馆的朋友们在1877年11月18日至1878年7月14日期间，出版了《平等报》（第一次）。他们在1877年10月刊印的一则小广告里给他们的出版物下了这样的定义：“《平等报》将是拥护共和政体的，因为共和国是纯政治的或政府的演变的最终用语，它除了用事实上的平等权利代替名义上的平等权利的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外，再也没有其他出路。但是《平等报》首先是社会主义的，这种经

济革命是它的直接目标。”

该报之得以艰难地生存，全靠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资助^⑩，和它的编辑者的极大的献身精神。该报兼容并蓄，对马克思、布朗基和极端自由主义的论著一视同仁，一概接纳。盖得和杰维尔自己除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外，还保留着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杰维尔对此曾有说明：“甚至在1877年，我作为用这份报刊开始宣传集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份子，才刚刚懂得一点集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常识。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我们一边学习社会主义，一边将我们刚学到的传授给我们的读者。”^⑪但杰维尔没有因此而低估第一次出版的《平等报》的历史重要性：“‘工人党’和‘集产主义’这些在今日我们的政治用语中已经消失的名词，可以说，那时还是陌生的；它们所代表的思想，在法国的响应者寥寥无几，而且彼此没有联系，不存在共同行动的可能。只有由盖得创办的并由他领导的《平等报》才推动了现在的革命社会主义运动。”^⑫

第二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于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举行。与会代表一百三十六人，来自二十四个城市。思想基础仍如既往。大会在它最后的提案里声称反对罢工，当然也反对所有革命手段。然而新的论题也出现或再次出现了。许多妇女发言提出了她们的问题；巴黎的工团主义者、裁缝杜皮尔和夏贝尔一起捍卫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但是关于“集产主义”的决议（大概受《平等报》派影响）只获得极少数的赞成票。

〔新的图景：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1878—1882年）〕

有利于进攻性罢工的短暂经济发展（1878—1883年）和大有希望的政治形势相汇合，形成了高潮，既然这个共和国是希望的重要象征，“五·一六”危机后共和派获得胜利就使得工人的精力能够转向另一种斗争：为改善工人命运的斗争。但诺言的花朵没有结出果实。共和主义的资产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这种失望使工人们依稀感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的工人组织，即革命的工人党。

〔《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和宣言》（1879年春）〕

盖得和他的朋友们不顾当局的禁令，想趁1878年巴黎举行万国博览会的机会，组织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盖得被捕并受到起诉后，提交了他们的集体辩护词《在巴黎第十轻罪法庭上的集产主义》，预言“第四等级”必然到来。诉讼（1878年10月）和判决变成了革命社会主义的宣传。当然不是免费的（盖得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和二千法郎罚款）。但收效明显；公众的捐助费补偿了盖得诉讼和出版辩护词小册子的费用。

在圣-珀拉惹狱中，盖得和他的难友们为还在孕育中的革命工人党草拟了纲领草案《法国革命社会主义者的纲领和宣言》。纲领写在活页纸上，有五百四十一人签名。这些签名使我们有可能制定出一张初生的集产主义的社会职业和地理分布图。^⑫这是马赛代表大会准备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马赛“不朽的代表大会”（盖得语）（1879年10月）〕

第三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和前两次一样，反映出工人运动在地区和职业上的巨大差别，手工业始终占据明显的优

势，但现代工业（纺织、冶金）有了更加明显的突破。^⑬

《平等报》派的准备工作结出了果实。大会组织委员会书记、马赛首饰工人让·隆巴尔不断和盖得、马隆通信。而且在大会期间，盖得与隆巴尔和富尼埃保持着经常的联系，他们多少是盖得的代言人。

风向转了，那时还居大多数的合作社主义者被清除了。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对土地、地下资源、机器、运输通道、建筑、积累资本实行集体所有，有利于社会。这是保障每人获得其全部劳动产品的唯一可行的方式。”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和资产阶级实行彻底决裂，和它在文化、司法、政治、经济等一切方面相分离”，必须建立“工人的政党”。代表大会初步确定这个工人党的名称为“法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联盟。”组织分为六个自治区：北部（里尔），中部（巴黎），东部（里昂），西部（波尔多），南部（马赛），阿尔及利亚（阿尔及尔）。每年全国最高代表大会选出总执行委员会，负责执行它的决定。

〔马克思派、极端自由派和改良主义者庞杂的大杂烩〕

混乱是因为选用了“集产主义者”这张标签而造成的。这种选择似乎证实了两方面的愿望。一方面“不要吓坏了”^⑭“科林斯”社会主义^⑮（特别是马隆和富尼埃）和流行的巴枯宁主义^⑯，另一方面，要促进和他们合流。

所持的组织结构同样含混不清：是个政党，却没有纲领，没有策略。组织极其分散（公社自治的好传统），采取联邦式，基本上建筑在工会的框架上（就象英国工党的组织原则）。